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纳尼亚传奇

THE LAST BATTLE

最后一战

[英国]C.S. 刘易斯 著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纳尼亚传奇

最后一战

[英国]C.S. 刘易斯 著

吴岩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战／(英)刘易斯(Lewis, C. S.)著;吴岩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11

(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书名原文: The Last Battle

ISBN 7-80657-744-0

I. 最... II. ①刘... ②吴...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470 号

The Last Battle copyright © CS Lewis Pte Ltd 1956

Cover illustration by Cliff Nielson copyright © CS Lewis Pte Ltd 2002

Inside illustrations by Pauline Baynes copyright © CS Lewis Pte Ltd 195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S Lewis Company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 Narnia © and all book titles, characters and locales original to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are trademarks of CS Lewis Pte Ltd. Use without permiss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Published by Yilin Press under licence from CS Lewis Pte Ltd.

www.narnia.com

登记号 图字:10-2001-070号

- 书 名 最后一战
作 者 [英国]C.S. 刘易斯
插 图 [英国]保利娜·贝恩斯
译 者 吴 岩
责任编辑 张远帆 施梓云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2
字 数 105 千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2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744-0/I·537
定 价 1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纳尼亚传奇

目录

- 1 大锅渊畔/1
- 2 国王的鲁莽/11
- 3 无尾猿煊赫一时/21
- 4 夜里发生的事/32
- 5 救援国王/41
- 6 成功的夜袭/51
- 7 关于小矮人/61
- 8 老鹰带来的消息/72
- 9 马厩山的集会/82
- 10 谁将入马厩?/92
- 11 步伐加快了/103
- 12 穿过马厩的门/113
- 13 小矮人的拒绝/123
- 14 黑夜笼罩纳尼亚/135
- 15 更高更深入/145
- 16 告别幻影世界/155

1 大锅渊畔



在纳尼亚最后的日子，远在西边灯柱野林之外，紧挨着大瀑布，住着一头无尾猿。它的年龄是那么大了，没有人记得它当初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一带居住的，它也是你能想像得出的最最聪明、最最丑陋、浑身皱纹最最多的无尾猿。它的名字叫诡谲。它有一间小屋子，木头框架、树叶屋顶，筑在一棵大树的丫枝上。在这部分树林里，会说人话的野兽、人、小矮人，或不论哪一种子民，为数都很少，但诡谲有个邻居，它是头驴子，名字叫迷惑。至少它们俩都说它们是朋友，然而从事态的发展情况看来，你很可能认为，与其说迷惑是诡谲的朋友，倒不如说它是诡谲的仆人。所有的活儿都是迷惑干的。它们一起到河边去，诡谲把大皮囊里都灌满了水，但把盛了水的皮囊背回来的却是迷惑。它们需要河流下游市镇上的什么东西时，背了空背篓跑到市镇上去，又把那装得满满的沉重的背篓背回来的，又是迷惑。而迷惑背回来的种种精美的食物，都被诡谲吃掉；因为，诡谲说：“你瞧，迷惑，我不能像你那样吃青草和蕻，我用别的办法弥补一下也是天公地道的。”迷惑总是说：“当然啦，诡谲，当然

啦。我明白的。”迷惑从不诉苦埋怨，因为它觉得诡谲比它聪明，它还认为：诡谲跟它交朋友，压根儿就是给它面子了。如果迷惑竟企图为了什么事情跟诡谲争辩，诡谲总是说：“迷惑，你听着，需要做什么事，我比你明白。迷惑啊，你明明知道你并不聪明。”迷惑总是说：“是啊，诡谲。你说得很对，我并不聪明。”于是它就长叹一声，诡谲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了。

年初的一天早晨，这一对朋友出门沿着大锅渊的岸边散步。大锅渊又深又大，正位于纳尼亚西陲的悬崖绝壁之下。大瀑布从悬崖上轰然倾泻而下，声若接连不断的雷鸣，纳尼亚河则从另一边奔流而过。大瀑布使深渊里的水始终在跳跃、冒泡，绕着圈儿翻腾，仿佛一锅水在沸腾一般，因此自然而然地被叫做大锅渊。早春时节，大锅渊是最最生气勃勃的，那时纳尼亚背后西部荒原里群山上融雪的水使大瀑布丰沛极了，而纳尼亚河便是发源于荒原的。它们俩正瞧着大锅渊，诡谲突然用它那黑黑的发亮的手指指指点点，说道：

“瞧！那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啊？”迷惑说道。

“刚才被瀑布冲下来的那个黄色的东西。瞧！又出现了，它正浮在水面上。我们必须弄明白，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必须吗？”迷惑问。

“当然我们必须弄明白，”诡谲说，“这也许是件有用的东西。像一个好角儿似的跳下水去，把它捞上来，我们就可以亲眼观察它了。”

“跳进深渊去吗？”迷惑说，扇着耳朵。

“如果你不跳进去，我们怎么把它弄到手呢？”无尾猿道。

“但——但，”迷惑说，“你如果跳下水去，岂不更好吗？因为，你明白，原是你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可不大想知道。而且，你瞧，你还生得有手。赶上要抓住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像人或小矮人一样管用。我却只有驴蹄儿。”

“说实在的，迷惑啊，”诡谲说道，“我认为你一向不说这种话的。确确实实，我认为你不说这种话的。”

“呀，我说了什么错话吗？”驴子用一种相当谦卑的声调说道，因为它看到诡谲被它惹得十分生气了，“我的意思无非是——”

“无非是要我跳到水里去，”无尾猿说道，“倒像是你并不完全明白：我们无尾猿的肺部总是很弱，总是容易受寒伤风！好吧！我决意下水去。在这冷酷的风里，我已经感到冷了。可是我决意下水去。我可能会死的。那时你就要懊悔了。”诡谲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它快要哭出来了。

“别，别，别，请别，”迷惑说，一半儿是谈话，一半儿是驴叫了，“我从来没有这种意思，诡谲，我确实没有这种意思，你知道我有多蠢，一件以上的东西，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就没法儿考虑了。我忘掉了你那很弱的肺。当然我会下水去的。你可别考虑亲自下水。诡谲，请答应我，你不下水。”

诡谲这就答允了，答应不下水了；于是迷惑的四个蹄子便在大锅渊的石头边缘上笃笃笃笃地走动，要找一个可以下水的地方。且不说寒冷彻骨，进入那颤抖的冒着泡沫的水里可不是闹着玩的，迷惑在下定决心跳进水里去之前，不得不站在那里足足哆嗦了一分钟。但这时诡谲从背后喊道：“也许压根儿还不如我跳进水里去的好！”迷惑听到这话，



便说道：“不，不，你答应不下水的。我现在下水了。”它就跳进水里去了。

一大片泡沫冲到迷惑的脸上，使迷惑满嘴是水，眼睛也看不清楚。接着，它下沉了几秒钟，等到它重新冒出水面时，它已经到了深渊的另一部分。漩涡卷住了它，带着它转了又转，转得愈来愈快，终于把它冲到了大瀑布的正下方，瀑布的力量压得它往下沉，沉得很深，迷惑认为它在冒出水面之前要屏息静气是无能为力了。当迷惑冒出水面，终于到了靠近那东西的地方，企图抓住它时，它又从迷惑身边漂开去了，它也给冲到了瀑布下方，被压到水底里去了。它重新浮上来时离迷惑更远。但，最后，疲乏得要死、浑身伤痕而且冷



得四肢麻木时，迷惑终于成功地用牙齿咬住了这件东西。迷惑爬出深渊，把这件东西放在前面，前蹄伸在它里边，使劲抬起它来，因为这东西很大，像一块火炉前的地毯，而且很重，很冷，很黏滑。

迷惑把这东西丢在诡谲面前的地上，它浑身滴水，格格发抖，竭力缓过气来。但无尾猿却瞧也不瞧它，也不问问它感觉如何。无尾猿忙于绕着这东西打转，把它摊开来，拍拍它，闻闻它。无尾猿眼睛里闪过一星邪恶的亮光，它说道：

“这是一张狮子的毛皮。”

“伊伊—奥—奥—啊，是吗？”迷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现在我很想知道……我很想知道……我很想知道。”诡谲跟它自己说道，因为它正在拼命思索。

“我想知道是谁杀了这可怜的狮子，”迷惑立刻说了出来，“应该把它埋葬。我们必须为它举行葬礼。”

“啊，它可不是一头会说人话的狮子。”诡谲说道，“你无需为此自找麻烦。在西部荒原里，越过大瀑布就没有说人话的野兽了。这张毛皮必定是属于一头哑巴野狮子的。”

顺便说一句，诡谲这句话倒说对了。几个月之前，一个猎户，一个男子汉，在西部荒原上某一个地方，杀死了这头狮子，剥下了它的皮，但这事与这个故事不相干。

“诡谲，这可完全一样，”迷惑说道，“即使这张皮属于一头哑巴野狮子，难道我们就不该为它举行体面的葬礼吗？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狮子岂不——哦，岂不都是令人敬畏的吗？你明白，这是由于谁的缘故。难道你不明白吗？”

“迷惑啊，别让什么馊主意开始进入你的脑袋，”诡谲说道，“因为，你心里明白：思索并不是你的长处。我们要用



这张狮子毛皮替你缝制一件优质的暖烘烘的冬季外套。”

“啊，我想我不会喜欢的，”驴子道，“穿上这个，我看上去就会像——我的意思是说，其他野兽会认为——那就是说，我会感到——”

“你在说什么呀？”诡谲一边说，一边像无尾猿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身上乱搔。

“如果像我这样一头驴子竟穿上了狮皮外套，我认为就是对伟大的狮王，对狮王阿斯兰不尊敬。”迷惑说道。

“哦，请你别站在那儿辩论了，”诡谲说道，“像你这样的一头驴子，对这种事情懂个啥？你要知道，迷惑，你在思考问题上是不行的，你干吗不让我来替你思考呢？你干吗不像我对待你那样对待我呢？我并不认为我能干好一切事情。我知道你在有些事情上比我高明。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下到深渊里去的缘故；我知道你会干得比我好。然而，遇到我能干而你干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不该轮到我去干呢？难道永远不容许我去干什么事情吗？要公平对待，依次轮流。”

“如果你那么说，那当然是可以的啦。”迷惑说道。

“我告诉你吧，”诡谲说道，“你最好还是沿河轻快地小跑到下游的奇宾福德去，瞧瞧可有橘子或香蕉。”

“可我疲倦极了，诡谲啊。”迷惑恳求道。

“是呀，可你又冷又湿，”无尾猿说道，“你需要能使你暖和起来的東西。轻快的小跑正好是对症下药。何况今几个奇宾福德还是赶集的日子哩。”于是，迷惑当然说它愿意去了。

留下诡谲独个儿时，它就拖拖沓沓地走动起来，有时两足着地，有时四肢着地，终于爬到了它自己那棵大树上。接着它就摇晃着身体，从这根树枝晃到那根树枝，口中吱吱乱

叫，笑得牙齿都露了出来，最后它走进了它那筑在丫枝上的小屋子。它在屋子里找到了针、线和一把大剪刀；因为它是头聪明的无尾猿，小矮人们教过它如何缝制衣服。它把一团纱线（那可是很粗的货色，与其说是像线，不如说是像绳子）塞进嘴巴里，它的两颊便鼓了起来，仿佛喝了一大口咖啡似的。它把针咬在上下嘴唇之间，用左爪拿着剪刀，然后它就爬下树来，蹒跚地向狮子毛皮走去。它蹲下来干活。

诡谲立刻看出来了：要给驴子做外套的话，狮子毛皮的躯体部分是太大了，脖子部分又太短了。所以它就从太大的部分剪下一大块来，给驴子的长脖子做一条长长的领子。它



把狮子脑袋的毛皮剪下来，在脑袋和肩膀之间的部位上把那长领子缝上去。它把整张狮子毛皮的两边都用线缝上，使驴子外套的胸腹部都得以收紧。时不时鸟儿在它头上飞过，



THE LAST BATTLE

它就停止缝制，焦急地向上张望。它不要任何飞禽走兽看到它正在干什么。但，它看到的鸟儿，没有一只是会说人话的鸟儿，所以它们看到了也没多大关系。

下午很晚的时候迷惑回来了。它不是小跑着回来的，只不过是耐心地一路踏着沉着的步子慢吞吞地回来的，驴子都是这样走道的。

“什么橘子也没有，”驴子说道，“什么香蕉也没有。我疲倦得很。”它躺下了。

“来，试试你那美丽的狮皮新外套吧。”诡谲说道。

“啊，讨厌的旧毛皮，”迷惑说，“我明儿早晨试穿吧，今天夜里我太累了。”

“迷惑，你太不近人情了，”诡谲道，“如果你累了，你以为我又如何呢？整整一天，你走下山谷作一番赏心悦目、精神为之一振的散步，我却在拼命干活，给你缝制一件外套。我的脚爪搞得那么累，几乎剪刀都拿不住了。如今你却不肯说一声谢谢——甚至不肯对外套看一眼——你不关心——你——你——”

“我亲爱的诡谲，”躺着的迷惑立刻站起身来，“我很抱歉。我态度粗暴。我当然喜欢试穿的。外套看上去简直华贵极了。立刻让我穿上试试吧。请让我试穿吧。”

“好吧，那就安安静静地站着。”无尾猿说道。狮子毛皮很重，无尾猿几乎举不动它，但，经过许多拉啊推啊，气喘吁吁啊，它终于把狮皮外套套到驴子身上去了。它把狮子躯体上的毛皮缚在驴子的身体上，把狮腿上的毛皮缚在驴腿上，把狮子尾巴上的毛皮缚在驴子尾巴上。通过狮子脑袋张开嘴巴的毛皮，可以看得见驴子的大部分鼻子和脸孔。凡见过真正的狮子的，没有一个会受骗上当的。然而，如果有谁从

未见过狮子，假如他并没走得很近，假使光线不是太好，假如迷惑并不发出驴叫声，并不用蹄子弄出什么声音来，瞧见迷惑穿上了狮子毛皮外套，倒可能把它误认为是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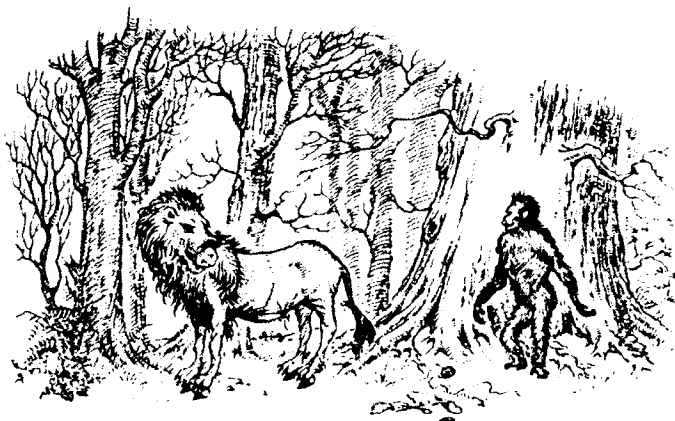
“你看上去真了不起，真了不起，”无尾猿说道，“如今不论谁看见你，都会认为你就是阿斯兰，就是伟大的狮王本人。”

“那就可怕了。”迷惑说道。

“不，不会可怕的，”诡谲说道，“你叫大家做什么，大家就会做什么了。”

“但我不想叫大家做什么。”

“可是你想想我们可以干的好事吧，”诡谲说，“你知道，你有我在替你出主意哩。我会替你想出种种明智的命令，由你去发布。于是大家都得服从我们的命令，连国王本



人也得服从。我们就可以在纳尼亚把一切都整顿得好好的。”

“但，纳尼亚不是一切已经都好好的吗？”迷惑说道。

“什么话！”诡谲嚷道，“一切都好好的吗？——现在不



是连橘子或香蕉都没有吗？”

“哦，你知道，” 迷惑道，“没有多少人——事实上，我认为除了你没有什么人——要吃这种东西的。”

“也没有糖哩。” 诡谲说。

“唔，是的，” 驴子说，“如果糖再多一点，那就妙了。”

“那么，事情就这么定了，” 无尾猿说道，“你一定要假扮成阿斯兰，我会嘱咐你说什么话。”

“不，不，不，” 迷惑说道，“别提这种可怕的事儿。这会犯错误的，诡谲。我也许不大聪明，然而这种事我可明白利害的。如果真正的阿斯兰出现时，我们会落得个什么下场？”

“我料想狮王会十分高兴的，” 诡谲说，“很可能是狮王故意把狮子毛皮捎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整顿好了。无论如何，你要知道，狮王是从来不出现的。当今之世，狮王是不出现的了。”

就在这当儿，头顶上响起一个巨大的晴天霹雳，大地抖动着，爆发小地震了。两头野兽都站不住脚，失掉了平衡，面孔朝下摔倒在地上。

“啊！” 迷惑刚缓过一口气来，便喘息着说道，“这是一个征兆，一个警告。我知道我们是在干着邪恶得可怕的事情啊。立刻从我身上脱掉这件讨厌的毛皮外套吧！”

“不，不，” 无尾猿（它的脑筋动得很快）说道，“恰巧相反，这是个吉祥之兆。我刚才正要讲：如果那位真正的阿斯兰（正如你所称呼他的）有意要我们进行这件事情，他就会给我们送来一个霹雳和一个地震——只是我还没把话说出口，吉祥之兆便出现了。迷惑啊，如今你非干这个不可了。让我们别再争辩了。你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个事情你并不了解。一头驴子，怎么能懂得征兆呢。”

2 国王的鲁莽



大约三个星期以后，纳尼亚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坐在他小小的狩猎屋门旁一棵大橡树底下。在赏心悦目的春季好天气里，他时常到狩猎小屋来住上十天光景的。这是个茅草屋顶的低矮建筑物，离灯柱野林的东端不远，在两条河流交汇处稍稍上游一点儿。他喜欢住在那儿过简单朴素和逍遥自在的生活，远离王城凯尔帕拉维尔的政府和豪华气派。人们管他叫国王蒂莲，他的年龄在二十与二十五岁之间；他的肩膀已经宽阔而强壮了，他的四肢肌肉坚实，但他的胡子仍旧是稀稀拉拉的。他生着蓝蓝的眼睛和一张无所畏惧的诚实的脸。

那个春天的早晨，国王左右没有侍从，只有一个他最亲密的朋友：独角兽^①珍宝。他们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在战争中互相救过彼此的性命。这贵族气派的野兽站在国王的御座近旁，把脖子弯过来，在奶油似的白色腹部擦亮它蓝色的角。

“珍宝啊，我今天没法叫我自己干什么活儿或搞什么体

① 独角兽，传说中的怪兽，头和身体像马，后腿像牡鹿，尾巴像狮子，前额中部有个螺旋形独角。

育活动了。”国王说道，“我啥也不能考虑，只能想着这个奇怪的消息。你可认为我们今天还会听到更多的消息吗？”

“陛下，如果这些消息是真实的，”珍宝说道，“那么，它们就是我们这一代里，我们的父亲那一代里，我们的祖父那一代里，所听到的最最奇怪的新闻了。”

“这些消息不能不是真实的啊！”国王说，“一个多星期以前，第一批飞过我们这里的鸟儿就说：阿斯兰来了，阿斯兰重新到纳尼亚来了。这之后是松鼠。它们没见到阿斯兰，可它们说阿斯兰肯定在树林里。然后是鹿。它说它亲眼看见阿斯兰了，距离很远，在月光下，在灯柱野林里。接着是黑皮肤的长着胡子的人来了，他是从卡乐门来的商人。卡乐门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对阿斯兰压根儿不关心；可那人也把阿斯兰来了说成是件毫无疑问的事实。昨儿夜里獾来了；它也看见过阿斯兰。”

“陛下，事实上，”珍宝说道，“这种种新闻，我都相信。如果我仿佛不太相信，只是因为我心里的欢喜之情太大了，大得无从置信了。几乎是太美了，美得没法儿信以为真了。”

“是啊，”国王说道，喜悦得长长地吁了口气，几乎要发抖，“大大超过我生平的各种希望了。”

“你听！”珍宝说道，把脑袋侧向一边，把耳朵朝前竖了起来。

“这是什么声音？”国王问道。

“是马蹄声，陛下，”珍宝答道，“一匹奔腾的马。一匹分量很重的马。必定是个人头马。瞧，他来到了。”

一个巨大的、金色胡须的人头马，前额上是人的汗珠，栗色两肋上是马的汗水，他直奔到国王面前，这才停大步

来，低头鞠躬。“国王万岁。”他用公牛一样深沉的声音喊道。

“嗨，来人啊！”国王说道，眼睛越过肩膀朝着狩猎小屋的门瞧去，“给高贵的客人端一碗酒来。欢迎你，龙威特。等你喘息停当时再把你带来的讯息告诉我们吧。”

一个侍从从狩猎小屋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只雕刻新奇的大木碗，他把木碗递给人头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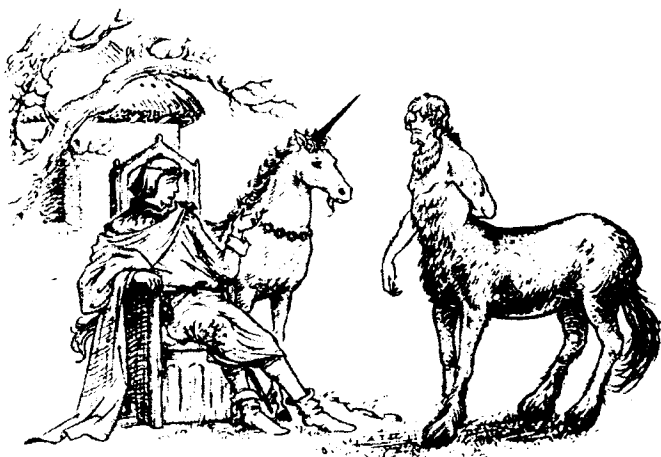
“陛下，我首先为阿斯兰和真理干杯，然后再为国王干杯。”

他一口气就把那一碗酒（足够六个壮汉喝的量）喝完了，随即把木碗还给侍从。

“说说吧，龙威特，”国王说道，“你可带来更多的关于阿斯兰的消息？”

龙威特神情十分严肃，稍稍皱着眉头。

“陛下，”他说道，“你知道我已经有多大年纪了，研究星相又有多久了；因为我们人头马比你们人类寿长，也比你



THE LAST BATTLE